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3169
29 January 1993

CHINESE

第三一六九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93年1月29日星期五,下午8点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波多野先生	(日本)
成员国:	巴西	萨登柏格先生
	佛得角	热苏斯先生
	中国	李道豫先生
	吉布提	奥拉海耶先生
	法国	默里梅先生
	匈牙利	埃尔多斯先生
	摩洛哥	斯努西先生
	新西兰	奥布赖恩先生
	巴基斯坦	马尔卡先生
	俄罗斯联邦	沃伦佐夫先生
	西班牙	亚涅斯·巴尔诺沃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戴维·汉内爵士
	美利坚合众国	格雷先生
	委内瑞拉	阿里亚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厅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下午8点10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格鲁吉亚局势

(a) 1992年12月25日格鲁吉亚外交部长给秘书长的普通照会(S/24026)

(b) 秘书长关于格鲁吉亚共和国阿布哈齐亚局势的报告(S/25188)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通知安理会,我收到了格鲁吉亚代表的来信,他在信中要求邀请他参加关于安理会议程上项目的讨论。按照惯例,并征得安理会同意,我提议根据《宪章》有关条款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邀请该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考萨泽先生(格鲁吉亚)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以英语发言):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项目。

安全理事会是根据安理会先前磋商达成的谅解并应1992年12月25日格鲁吉亚外交部长给秘书长的普通照会中的请求而开会的。

安理会成员面前有秘书长关于格鲁吉亚共和国阿布哈齐亚局势的报告,载于文件S/25188。安理会成员面前还有文件S/25026,其中载有1992年12月25日格鲁吉亚外交部长给秘书长的普通照的案文。

第一位发言的是格鲁吉亚国家元首特使考萨泽先生。我现在请他发言。

考萨泽先生(格鲁吉亚)(以俄语发言):安全理事会今天将讨论的问题对格鲁吉亚至关重要。说格鲁吉亚处境危险远远不说明问题。现在发生在格鲁吉亚的一切难以言表。这是一场真正的悲剧--一个民族正在被摧毁。我所指的是阿布哈齐亚人和格鲁吉亚人,他们是无数个世纪以来一直共享同一土地、同一政府和同一历史的一

国人民的子孙。

因此,我谨最深切地感谢安理会成员对格鲁吉亚的关心和它们在这些十分困难的时刻对格鲁吉亚的敏感性。

1992年9月中,联合国派了一个事实调查团前往格鲁吉亚,由政治事务部欧洲司长菲塞尔带队。该团到了阿布哈齐亚,在苏呼米会见了地方当局的代表和以阿德津巴先生为首的古达塔团体的代表。去年10月12日,在秘书长主持下布兰卡先生被派往那里。该调查团还在苏呼米和古达塔召开了会议。

1992年11月10日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如实地反映了阿布哈齐亚的局势。联合国观察员,甚至以达尔马特先生为首的一个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代表团的代表经常访问格鲁吉亚。达尔马特先生一直积极参与争取局势和平解决,特别是和平解决Tskhenval地区局势的努力。联合国常驻格鲁吉亚代表费奥道尔·斯塔切维奇先生迅速掌握局势,并已做出非常有益的工作。

我们感谢所有这些人的参与和协助。格鲁吉亚人民将永志不忘善良的人们提供的这种帮助和支持,他们永远不会忘记安全理事会今天第三次开会讨论格鲁吉亚问题,以及布特罗斯-加利先生和联合国深切诚恳地关注格鲁吉亚境内悲剧的发展。

我谨代表谢瓦尔德纳泽先生向安理会各成员转达我们最良好的祝愿,祝你们健康幸福,并能完成上帝分派给你们的重要使命。谢瓦尔德纳泽先生写信给布特罗斯-加利先生,信中提及联合国武装部队的设立,其使命完全是建立和平。我国刚开始建设一个民主国家,希望对我们非常重要。我们生活在一个保护人权是国策之基石的国度中的愿望植根于我们遥远的历史,今天在你们的帮助下,这一愿望进一步得到巩固。

共产主义帝国及其庞大的军事潜力已土崩瓦解。许多国家在尽力在它的废墟上恢复自己真正的特征。然而,重建这些失去的国家是一个充满着问题和非常艰难的过程,因为立新总要与过去决裂,这是新旧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

我们恢复了200年前失去的独立。我们恢复了我们的国家,这是一个十分艰难的

过程。专制体制被推翻已过一年。共和国已踏上了走向一个自由民主政府的道路。过渡时期的局势极端紧张。

我国西部地区，特别是阿布哈齐亚出现了一种特别困难的局势。武装匪徒在农村流窜，他们对当地人民实行恐怖，声东击西，炸毁桥梁、隧道铁路，等等。在二十一世纪前夕很难谈暴力、恐怖主义、对人民绑架，但我们不能无视其存在。我本人经历过这种暴力的恐怖。前政府的支持者被赶出格鲁吉亚，手持自动武器的恐怖主义分子乱枪扫射我们的车辆，杀死一名乘客。我神奇地死里逃生，我看到上帝的意愿。

在这些事件发生之后，有40天我作为当时政府的第二负责人被监禁，地方当局被关押起来。在这40天中我有37天在阿布哈齐亚，我被带来带去40天之后，即8月19日，我的吉日，因一次政府行动，我被释放了。这一次，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解除匪帮的武装并恢复了秩序。

我必须指出，格鲁吉亚政府的这些行动没有得到某些阿布哈齐亚地方领导人的支持。结果，格鲁吉亚西部那一地区成了这些恐怖主义匪帮的庇护场所和桥头堡。地方当局在一名前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乌拉迪斯拉夫·阿德津巴的控制下，他是“Soyuz”集团的一名积极成员，同自由民主党领导人朱里诺夫斯基合伙执行该进程。

“Soyuz”集团和朱里诺夫斯基党中包括俄国民主改革和变革的最积极反对者，这是一众所周知的事实。作为一个原阿布哈齐亚自治共和国苏维埃委员会的主席，阿德津巴先生及其同情者不顾格鲁吉亚的法律从实力地位行事寻求违背这些法律的政策。

根据选举法，格鲁吉亚人占阿布哈齐亚人口46%。他们在最高苏维埃中有26名代表，而占人口仅八百分之一的阿布哈齐亚人却有28名代表。阿布哈齐亚及其余36%人口只分到11名代表。因此，阿德津巴先生及其一伙得以执行一种种族隔离政策。所有领导职务几乎都由阿布哈齐亚人担任。

格鲁吉亚裔的阿布哈齐亚内务部长被非法革职引起公众不满。这一非法决定是

强行执行的。阿德津巴先生的枪手袭击了内务部，内务部长受伤。

阿布哈齐亚国家卫队由阿德津巴先生按种族建立，它后来成为叛军的核心。

还通过了限制非阿布哈齐亚人的行动自由的法律。此外，他们违反现有法律，给外国人发格鲁吉亚护照。最后，于1992年7月，终止了阿布哈齐亚的宪法。

去年7月，宣布《阿布哈奇亚宪法》无效。谢瓦尔德纳泽先生在联合国大会第47届会议上指出，在阿布哈奇亚已建立了一个现代化形式的种族隔离和种族独裁制度，在这个制度下，少数人已能够把其意志强加于多数人。阿德津巴先生及其支持者公开支持主要在高加索北部活动的恐怖组织“山区人民联盟”。阿德津巴先生还建立了一个特种营，它是该联盟武装的军事类型的集团之一。与此同时，武装匪徒在西部地区横行霸道，已成为对整个共和国的威胁。铁路被阻断，而这是向格鲁吉亚运送重要物资的主干线。桥梁经常被炸毁，治安部队不能对付这些武装到牙齿的匪徒。格鲁吉亚共和国遭受严重的财产和基础结构破坏。邻近的亚美尼亚处于困境。铁路交通中断有效地实行了封锁。由于火车在格鲁吉亚遭抢劫，格鲁吉亚因此欠亚美尼亚按当时比价计算60亿卢布。

在这几个月中，格鲁吉亚内外的民主改革反对者调动力量破坏议会选举的准备工作。1992年7月初，我前往格鲁吉亚西部，同当地人民代表进行了会晤。在察伦德茨科镇附近，我和我的一行人遭到袭击，正如你们知道的那样，我被恐怖分子俘虏。除副总理--我本人--外，格鲁吉亚内政部长也被匪徒俘虏。所有那时被俘的人可以证实，恐怖分子能够在整个阿布哈奇亚昼夜自由行动。在出现的这种局势中，格鲁吉亚国务委员会决定动用政府军保护桥梁，铁路和其他交通路线和设施。

国务委员会主席谢瓦尔德纳泽先生预先警告了阿德津巴这一决定，进一步的事态发展表明，阿德津巴先生及其同情者那时已经为开始反政府暴力行动做好了一切准备。1992年8月14日，非正规的阿布哈奇亚武装部队奉阿德津巴先生的命令不宣而战地向政府军苏科胡米(Sukhumi)营开火。一名卫兵被杀，和其他一些人受伤。这就是武装起义的开始。

这一种族冲突是如何挑起的?政府军继续向前挺进,战胜叛军的武装抵抗。8月15日,他们控制了苏科胡米的铁路站和其他重要军事目标。当时,被俘的高级官员获释。大约同一时候,阿德津巴先生及其共犯离开了首都苏科胡米,在古多特镇驻扎下来。而政府军为了避免进一步流血和平民伤亡,停止了前进。在敌对行动开始时,显然有大量恐怖主义雇用军,他们主要来自高加索北部。他们显然事先渗入该地区,阿德津巴及其小集团在各种势力的支持下事先做好了起义准备,只是寻找借口发动起义,这一事实就是明证。

我应当说,“山区人民联盟”在一项公开法令中要求人民使用恐怖主义方法对付格鲁吉亚。值得在此引证该文件。该项法令说:

“第一,所有参谋官将确保把志愿军调至阿布哈奇亚,以武装抵抗侵略者;

“第二,所有联盟武装部队遇到抵抗必须使用一切方法进入阿布哈奇亚;

“第三,宣布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为灾区。应使用一切方法,包括恐怖主义行动。

“第四,宣布在联盟领土的格鲁吉亚国民为人质。

“第五,运往格鲁吉亚的一切物资及其运输工具将被扣押。

“在1992年8月22日零点之前向联盟总部报告备战状态。”

联盟成功地执行了其计划的一部分。阿德津巴先生及其支持者并没有掩盖在其叛军队伍中有雇用军这一事实。阿德津巴在他的公开声明中称他们为“志愿军”,帮助阿布哈奇亚人民抵抗占领者的“志愿军”,并说将在阿布哈奇亚给他们分配房子和土地,这样做不是支付他们的雇用军工作,而是为了表达阿布哈奇亚人民对他们的支持的谢意。应当说,这些房屋和这块土地本来是属于格鲁吉亚难民的。

同时,停止挺进的政府军的阵地不断遭到阿布哈奇亚叛军的攻击。罪恶的抢劫者和凶手趁机大肆活动。在这一情况下,国务委员会主席谢瓦尔德纳泽先生和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先生共同努力停止了流血。1992年9月3日,谢瓦尔德纳泽先生和叶利钦先生签署了他们莫斯科会晤最后文件。阿德津巴和北高加索以及俄罗斯联邦

高加索共和国的代表也签署了该文件。俄罗斯联邦总统和格鲁吉亚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在文件中重申致力于各国领土完整及其边境不受侵犯,尊重人权和自由以及少数民族权利等公认的原则。

为了实施最后文件的规定,设立了一个监督和检查委员会,该委员会包括来自各方的高级官员。为了实现立即停火这一主要目标,政府军同意这项折衷建议,并从苏科胡米后退8至10公里,使周围地区有效地成为一个非军事化区,流血在这里停止了。

下一个重要步骤是沿布茨伊布(BZYB)河脱离双方部队的接触。加格拉(Gagra)和皮特苏瓦(Pitsuhva)疗养镇被宣布为非军事化区并置于观察员控制下。然而,古达特(Gudaut)集团领导人违反莫斯科协议,要求并直到今天还继续要求政府军完全撤走。

叛军在恐怖主义雇用军的支持下一再违反停火协议。10月1日,他们袭击了加格拉镇,当时正在苏科胡米举行监督和检查委员会的定期会议。我是这些事态发展的目击者。委员会成员所作的恢复现状的努力未获成功。此外,叛军非正规部队趁政府军寡不敌众发起进攻,占领了甘蒂阿迪(Gantiadi),和列塞利德泽(Leselidze)定居点,并控制了从古米斯塔(Gumista)至俄罗斯边界的整个领土。

4万多名居民--大多数是格鲁吉亚人--不得不开家园而逃往俄罗斯。而后他们又被遣送回格鲁吉亚。

继对加格拉的恶毒袭击之后,谢瓦尔德纳泽先生前往甘地亚迪和莱斯利泽地区并同那里的人民见面。在一次飞往其中一座城市时,一架国籍不明的军用直升机向他的直升飞机射击。我当时同他在一起我可以正式告诉安理会,这是一次对一位国家元首--谢瓦尔德纳泽先生--的暗杀企图,在他返回后就此发表了一项正式声明。另外,正继续对与此有关的事实进行调查。显然,古多塔集团利用委员会的工作赢得时间并实现其目标。

根据人权和国际关系委员会的数字,今年1月14日,由于敌对行动而使600多人死

亡,2 150人受伤,600多人失踪。难民人数现已达6万多人。我们有这些人的确切名单。我们没有来自古多塔集团控制的地区的情况。根据目击者的陈述,特别是格鲁吉亚人居住的许多房屋被烧毁。平民常常受到暴力和折磨。不幸的是平民伤亡的准确人数不详。

10月初几天的事件之前,俄罗斯反改革和民主者明显加紧活动。在这些力量的影响下,俄罗斯议会于9月25日通过了一项违背莫斯科会议最后文件规定的法令,构成对格鲁吉亚内政的干涉。

驻扎在古多塔和埃什拉领土的俄罗斯联邦的军队作了拙劣表演。出于某种原因它们不服从在格鲁吉亚领土上部队高级指挥部的命令。所有这些情况都在加利先生的报告中得到了引证,我不去赘谈。然而,俄罗斯媒体作了歪曲阿布哈齐亚的实际状况的报道。只是由于俄罗斯国家元首叶利钦先生和格鲁吉亚国家元首谢瓦尔德纳泽先生的巨大努力,以及这些国家的民主力量的积极立场,才得以减缓紧张局势,继续一道争取和平解决。

显然,古多塔集团的行动对那些不代表前苏联的共和国、而是作为俄罗斯帝国省份的实体非常有利。俄罗斯外长科齐莱夫先生在斯德哥尔摩发言原文中描述了一幅关于如这些部队在俄罗斯获胜则预期出现的情况的可怕图景。

对阿布哈齐亚冲突发展的分析表明:甚至在数百人由于武装敌对行动而死亡及数万人无家可归之后,当地居民--即格鲁吉亚人和阿布哈齐亚人--并不互相怀有仇恨。而且,他们常常帮助受破坏的家庭。他们在危急情况下互相帮助。阿德津巴先生及其同伙得把仅仅一部分人口卷入其冒险。很多不愿参加反政府部队的敌对行动的阿布哈齐亚人离开了阿布哈齐亚。古多塔集团主要依靠雇佣军。另外,阿布哈齐亚人在苏克胡米成立了一个阿布哈齐亚全国拯救委员会。

阿布哈齐亚知识界著名代表正要求阿德津巴及其同情者停止其反政府行动并离开政治领域,他们把他的行动说成是主要对阿布哈齐亚人民利益的背叛。

阿布哈齐亚人和格鲁吉亚人也并无任何宗教冲突。一些阿布哈齐亚人认为自己

是穆斯林。然而在阿布哈齐亚并无任何积极的宗教运动。正如在格鲁吉亚各地区一样,在该地区,数世纪以来,信奉不同信仰的人一道生活并继续如此。根据这些事实,人们可以得出下面结论:阿布哈齐亚的冲突既非种族亦非宗教性质;它是阿德津巴先生领导下的阿布哈齐亚精英集团反对格鲁吉亚共和国当局的阴谋。阴谋的目的在于为自己及其集团成员在国家等级制中保留位置。

目前,在阿布哈齐亚由政府部队控制的领土上,一个临时的阿布哈齐亚自治共和国政府正在发挥职能,它的地点在苏克胡米,受到格鲁吉亚人的支持,而且在阿布哈齐亚知识界倡议下成立的全国拯救委员会也在发挥职能。另一部分领土由阿德津巴先生领导的古多塔集团控制。

我刚才描述的这种冲突的危险在于:如果不采取实际措施,冲突会发展成种族间和国际冲突,而无法以和平手段解决。此外,它会蔓延到整个高加索及其以外地区。先生们,与我们一道避免世界上又一悲剧是你们的神圣职责。

议会主席、格鲁吉亚政府首脑谢瓦尔德纳泽先生根据这些事实情况,向你们--安理会成员--求助。他认为,你们将采取措施解决格鲁吉亚的冲突。这样,安理会将保护格鲁吉亚的人权、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

我们已提出我们的建议。因此,首先,我们过去认为,现在仍然认为,俄罗斯能够对解决冲突作出实质性贡献。我们再次准备一旦难民返回其永久住所而且各方阵地将恢复到1992年9月1日时的状况,就着手执行9月3日莫斯科会议的最后文件。我们充分认识到完成这一任务的巨大困难。然而,我们原则上认为是可以做到的。

可有效利用联合国观察员和部队以寻求解决冲突,我们认为,联合国武装部队或观察员监测俄罗斯联邦和格鲁吉亚之间的边界,以防止非正规部队的浸透及非法的武器运送,似乎是十分不错的设想。极为重要的是,铁路和基本交通枢纽也要置于联合国部队或观察员的控制之下。恢复铁路交通对外高加索、特别是正处于可怕困境中的亚美尼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联合国部队或观察员还可确保苏克胡米以及特克瓦尔切利周围的武装冲突地区遵守停火的情况。前苏联各共和国的代表可成为联合

国部队的一部分,我们认为,似乎非常重要的高级指挥的部分应由联合国其它国家的军官组成。

停火、法律的恢复和难民的返回将使阿布哈齐亚自治共和国议会选举得以筹备,我们在这方面准备考虑解决冲突的任何合理建议。在这方面在我们看来,应该向冲突地区派出军事观察员小组;应该授予该小组某些谈判权力和监测职能,使他们能够对阿布哈齐亚的局势进行全面的研究,并在考虑到向他们汇报的情况和与有关方面达成的协议的情况下提出建议。

格鲁吉亚当局对于结束武装对抗导致的态度是基于毫无保留地尊重两项基本原则的:格鲁吉亚共和国领土完整的不可侵犯性以及尊重其国家主权;保护人权。

我们要表示感谢秘书长的支持,感谢建议向格鲁吉亚派出另一个特派团考察冲突地区的局势,并制订具体的措施解决冲突。我们完全赞同纲要性行动方案,它和已经提到的方案一道还可包括建立一支人数不多的联合国警察部队。他们的职能之一还可以是重新建立正常状况,使难民得以返回。

我们欢迎不违背我们的基本原则,使我们实现我们所珍视的目标,即格鲁吉亚各族人民的和平和繁荣的任何建议。

主席(以英语发言):在安全理事会成员间进行了磋商后,我受权代表安理会发表以下声明:

“安全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秘书长关于格鲁吉亚共和国阿布哈齐亚局势的报告(S/25188)。

“安理会表示严重关注阿布哈齐亚局势的进一步恶化,并呼吁所有各方立即停止战斗,遵守并忠实执行1992年9月3日协议的规定,其中申明应确保格鲁吉亚的领土完整,规定实行停火,各方承诺不诉诸使用武力,这项协议构成了全面政治解决的基础。

“安理会同意秘书长的意见,即根据1992年9月3日的协议恢复阿布哈齐亚的可行的和平进程可能需要国际社会更积极的支持,协助各方协议停火,难民返回家园,

拟订政治解决办法,在这方面安理会并重申它支持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欧安会)当前为此所作的努力。

“为此,安理会同意秘书长的提议,即再派遣一个新特派团前往格鲁吉亚审查阿布哈齐亚局势,它强调必须确保联合国和欧安会能有效协调它们为恢复和平而进行的活动。安理会相信必须评估总的政治局势,讨论诸如确立和监测立即停火,监测格鲁吉亚和俄罗斯联邦间在阿布哈齐亚的边界,保护阿布哈齐亚的铁路及通讯联系等实际事项,并提出咨询意见。

“安理会又赞同秘书长的提议,即派遣一个人权调查团前往阿布哈齐亚,查明双方指控对方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律的事件。

“安理会请秘书长就这些特派团的结果提出报告,并建议巩固停火和促成全面政治解决的措施。”

安全理事会就此结束本阶段对该议程项目的审议。

下午8时45分散会